逐水而居

◆李虹辉

对于河流，我无法说清楚它的具体形状和景象。河流这个词语潮湿而温润，而它的流淌的本质，却使其具有一种穿越生活的力量，许多年来，它曾无数次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并始终引导着我对某种居住形态的感受历程。

第一次从我房间的窗口能够望见一条河流的地方，是一所乡村小学。这是一栋木质结构的老楼，远离村落，兀自矗立在河岸与一片无涯的田野之间，在明媚的景色中，它显得有些衰老和孤独。这是 1975 年的春天，我沿着这条河岸走来，独自来到这个地处浙东的偏远乡村。那天早晨，这所学校响起了学生的朗朗书声，我登上了一间教室的讲台，用选择一条教鞭确定了我中学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关于几十年前的乡村教书生涯，许多记忆正在消退，时间使事物的表象变得粗糙，其中的细节也渐渐被生活所隐藏。因此，重构一种叙事背景，将成为我清晰表达真实经历的主要方式。

现在，我开始叙述的这条河流与那个春天有关，在回忆中，我极力寻觅过去跟它相关联的某些事物。确切地说，那是流过田野的一条小河。只是事隔多年，我所经过的乡村已日渐模糊，当一切都成如烟往事，那条小河却显得越发清晰，象被阳光照亮一样，它流经我的记忆深处之后变得波光闪闪。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对一个人的记忆选择产生根本的影响。在许多年后，我还会想起那个清晨。那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因为几乎是在某个瞬间，我忽然发现了一条河流之美。应该说，当时观察河流的视角是在我居住的二楼窗口。我想这样描述一下那个清晨的景象：田野上开满了油菜花，大片大片的黄色漫延着，渐渐消隐在浓浓的晨雾中，在白色的笼罩下，缓缓地，那条小河象从梦幻中流出，河岸草木朦胧，间或有两只水鸟掠过水面，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使这个乡村变得出奇的宁静。那天，我感觉自己如此靠近这条河流，并由此进入一个纯净而平和的清晨，于是，我纷乱的心情一下子就安顿了下来。

很显然，那是一扇如诗如画的窗口，它让我完全忽略了居所中低矮昏暗的环境，尽管桌子布满了灰尘，旧地板会发出吱吱咀咀的响声。很多时候，我床上扔着一本莱蒙托夫的诗集，一位忧郁的俄罗斯诗人，他的骄傲决定了他死于 27 岁的一场决斗。而现在，这本诗集遗落在此，书面已经发黄，内页盖了某个图书馆的印章，我阅读这些诗句的记忆，主要来自屋内那种腐木与霉味相混杂的气息。但是，莱蒙托夫的抒情改变了我对乡村境况的感受，这让我发现了一本诗集与一种现实的关系。那时候，我靠在窗口，常常神情恍惚，对于神秘、遥远和广袤的俄罗斯原野的想象，弥漫了那个春天的河岸。直到现在，有关我记忆中的那条河流，仍然显得虚幻而飘渺。

与水为邻，这一居住梦想曾以最简单的形式进入过我的生活。这里我想说的不是河流，而是一条水渠。我见过的这条水渠是用石块和泥土垒成，水质清澈，我不清楚这条水渠究竟有多长，因为我从未走到过它的尽头。对于我来讲，它只是偶然出现在 1976 年秋季的某一天。

那年，我被下放到湘西插队，在乡村的一条田坝上，水渠紧靠着我的居所。其实，居所只是一处简陋的棚屋，茅草盖顶，竹编的墙面涂满了泥巴与牛粪的混合物。当秋日的阳光射进窗口，我会躺在床上，我闭上眼睛时，马上能嗅到从草屋内部散发出来的那种自然清香。怎样以最简洁的形式去体验人类的生存方式？许多年后我对自己的询问感到迷茫。在生活哲学的意义上，这间茅屋让我想到了后来读过的《瓦尔登湖》，作者是一个叫罗梭的漂泊者，他的木屋与我那时居所的环境大致相似，而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对究竟要靠近一片湖还是一条水渠而生活作出不同的决定。

当然，沿着这条水渠而行，我能到达当年一处叫做茶场的土屋子。而今天，我对那个茶场的全部印象，完全来自于水渠边一棵樟树下所悬挂的大铁片，一块透着厚重而沉默的物体。当时它倒映在渠水中的形象显得支离破碎，锈迹斑斑。但是，它体现了田间劳作的时间准则，它总在日出或日落之前被准时敲响。那时候，我会在居所的窗前或茶林深处驻足聆听。这确实是一块年代久远的铁片，它代表了历史的嗓音穿越时空，响得那样苍凉而悠远。因而在许多年后，一想到铁器所发出的那种暗哑的音色，就会让我恍若隔世。

那天早晨，我的睡梦忽然因窗外的雨声而惊醒。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停止劳作，使我拥有了一天的闲暇时光。我独处茅屋一偶，倾听屋外秋雨细密地敲打田野。雨声并不惊心动魄，淅淅沥沥的声音由远及近，显得细腻而有节奏。听一下无边的秋雨，我感到一个充满雨声的世界是那么阔大。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沉缅于回忆和幻想的天气。后来，我听到门外的渠水声变得湍急起来，这是雨水汇聚的结果。水声哗哗，我从中想到它流动的速度，一种激情澎湃的力量开始感染我的情绪，渐渐地，我的心头便散去了异乡的忧郁。其实，我并不在意这些渠水最终流向哪里，就象当时年少的我不在意时间的流逝。在 1976 年的秋雨时分，这是我看见的一幅乡村雨景。我想，如果站在这一景象之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

我一生的迁徙，几乎都与水结下了缘分。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的生活忽然触摸到了另一条特殊的河流。用麻石块砌成的整齐的河岸，使这条河流失去了它原有的自然形态。这是一条工业化的河流，它如同生命的血脉贯穿了一个国有大企业的大片区域。蓝色工装、机器声和庞大的生产链，表现出那个时代热烈而奋进的主题——我曾经用无数诗歌表达了对它的敬意。是的，我认为由于这条河流的出现，最终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并且改变了我以前对所有河流的自然概念。

我新搬迁的居室离河岸大约 50 米。6 楼是这栋住宅的顶层，我站在南面的阳台就能看见这条河流。这种观察的高度，能够让我的目光更加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确切地说，这只是一条人工水系，因为水道狭窄，它介于河流与溪流之间，由低水位和工厂排污所造成的发黑的水质，早已使它失去了曾经航行和赖以生活的所有记忆。总之，一条河流发生了某种演变，最后成为了工业文化的历史遗迹，如同暮色下一道衰败的风景。但它仍然是一条河流，在最宁静的时候，我仍能听到河道下发出的潺潺的流水声，它无疑是由钢铁构成的工厂中最柔软的部分。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停下的脚步徜徉于此，许多车轮扬尘而过，显示出一个大企业向前迈进的气势不可阻挡。那是我所经历的年代。在隆隆的机器声里，所有目光只关注生产图表上飞升的数据指标，而对于那条缓慢的河流，人们似乎已无暇顾及。

事实上，我并不清楚这条人工河究竟源于岁月的何处，从工厂档案馆内，我从未找寻到它的任何资料。我相信，有关它的记忆已彻底被另一种生活抹掉了。1987 年，当我真正安家于这片河岸时，我仍然会常常从楼顶遥望远方，这样的距离，显然是看不到过去的那一片田园。此刻我只看见阳光降临居所，在生活功能齐全的房间里，我用茶杯回忆往事，想像一所临水而居的农舍炊烟袅袅，于是一种惆怅而又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许多年来，我总是希望有一条真正的大河能与我生命相依。这应该是一条波涛滚滚的河流，水面开阔，天空高远，而在水天之间，鸥鸟的翅膀自由挥洒出生命的弧线。而我凭窗而立，以这样的姿态怀想或思念某一个人，让江风吹拂而去的，仿佛是古诗中“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经典情绪。不过问题是，现在如何让我的那扇窗户寻找到这样一条河流呢？

我想，我期待的这条河流很可能就是湘江，一条流经我现在所居住的城市的河流。在我的审视中，这条河流并不完全符合我的美学想像：它的水面不太辽阔，偶而有船只驶过航道，每年枯水期出现的断流，使部分河床裸露出伤痕累累的底部。我常常乘车越过湘江，总要以忧虑的眼光关注河水的涨落。我知道，只要一次充沛的雨量，湘江就会变得浩浩荡荡，天水相连。事物的变化就是如此。季节能够改变一条河流的命运，自然的力量就是这样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每一次经过沿江大道，我会看见这座城市的高度不断生长，河流两岸高楼林立，对于每一扇临水的窗户，我仰望它们的时候总是眼光迷离。现在，我的居所在城市西岸，因为还缺少那样一扇窗户，所以我与这条河流始终处于一种难以遥望的距离。

后来，我想到了多年以前的夏夜，一个闷热的天气。晚上我推开窗户，即刻，夜色中蛙声四起，那时，整个大地有了响亮的节奏，它使黑暗变得更加深邃。我注视隐匿在天边的山影，很快有夜风徐来，空气中散发出一种松软的泥土气味。我曾经仔细回忆了那个夜晚的情景，我想，这些细节大概有关这座城市的记忆，有关那时候我生活中的郊野背景。那个夏天，我时常沿着沟壑纵横的道路向东行走，那是湘江正在流淌的方向。炎热的阳光下，我飘荡的影子显得有些孤独，但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好象是来自前方的渐渐潮湿的空气。是的，每一次我都告诉自己：其实湘江离我并不太远，不是么？我已经能听见隐藏于远处的那些轻细的涛声了。这一切，现在已过去了多年，可我相信它只会发生在当年的郊外。应该说，当我身处自然状态的空间时，这条河流与我的内心距离似乎更为接近。

和所有都市扩张的方式一样，我居住的地方，现在已被纳入城市拓展的一项庞大计划。许多脚手架不断在窗外升起，我的居所在高层建筑的围困中犹如一座小岛。马路上车辆川流，汇聚成都市中的一条江河，然后它在某个节点上与湘江形成交汇。这是若干年后我的愿望仍然无法抵达的地方。事实上，湘江只是一条平凡的河流，我的关注，更多是起因于对这条河流的历史的想像。我想起很久以前，一个伟人曾出现于枫叶红遍的秋色之中，他站在湘江河岸或是江洲上的某个地方，一种意气风发的情态，让他看到了“百舸争流、鱼翔浅底”的壮阔景色。这说明了什么呢？是的，一种自由的瞭望，往往能够穿越现实的阻隔。这是我从居所遥望窗外城市建筑群时看到的历史场景。于是我想，一种愿望，只要是从内心出发，就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

更屋记

◆余希

衣食住行乃民生之本，改革开放 30 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饱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的质量，吃要吃得精细，穿要穿得靓丽，住要住得舒适，行要行得阔气。单说“住”这一项，咱们这 30 年来盖的房子，恐怕比老祖宗数千年盖起来的总和还多。随便到哪个城市一看，何处不是高楼林立、广厦万间？在广阔的农村，一栋栋屋舍亦如雨后春笋，鳞次栉比。关于这 30 年来全国居民的住房改善，经济学家、建筑学家们自有高论，我在这里只跟大伙说说我们家的房屋变迁记。

我是出生在长沙市郊一个小山村里的“80 后”。在我出生前，祖辈传下来三间茅草屋，东厢房是我父母的遮寒之所，西厢房分予叔叔一家，中间的堂屋两家各占一半，既当厨房又当客厅。据说那时候有个土砖屋就不错了，很多城里人也是一家子挤在几平方的筒子楼，占着过道洗衣做饭。

为了迎接我的到来，父亲亲自打土坯，夯地基，准备“起屋”。起屋是我们那的行话，就是建房子的意思，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形象，一栋房屋拔地而起。我们家起了栋“明三暗六”的土砖房。所谓“明三暗六”，就是外形跟以前的茅草屋差不多，房子从正面看只有三间，两间厢房加一间堂屋，实际上三间后面还有三间，一共有六间房。父亲给墙面刷上白色的石灰，用杉木的横梁和檩子支起顶上的黑瓦，一家子高高兴兴搬进了新居。这可是我家居家硬件一大进步，它标志着我家从此结束了土草家居时代，从而进入了崭新的土木家居时代。

可惜好景不长。山区地基窄，我家背靠大山，前临峭壁，每逢暴雨来袭，山上小股的泥石流倾泻而下常常堵住后檐的出水沟。土砖经不起雨水的长期浸泡，几次三番的雨打风吹后，墙体渐渐松软开裂。大雨一来，房子一副摇摇欲坠要垮塌的样子。房梁上的檩子也不够牢靠，稀疏的瓦片无法阻挡随风潜入的雨水，淅淅沥沥地渗进房间里，“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成了我家当时居所状况的绝妙写照。那几年，父母亲很是担心房屋的安全，年年都花大力气检修屋顶，补上碎裂的瓦片，还有那经不起折腾的破檩子。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家里给房屋来了次大整容，翻修换上全新的檩子和铜官窑烧制的小青瓦，用窑砖替换了原来的土砖，逐步向砖木家居时代迈进。这个房子我们家住了十来年。红墙碧瓦的小屋掩映在青山绿水间，朝嬉白云晓雾，暮宿青烟晚霞，看林间日出日落，听乡邻鸡犬相闻，倒也其乐融融，怡然自在。

90 年代，村子里时兴盖楼房，结构还是沿用了原来的老布局，中间一间大堂屋，左右各一间厢房，只不过多了一层，旁边加一个楼梯间，上楼去是一个通阳台，每间卧房的门都朝堂屋正门开，有点像老式的集体宿舍。厨房和养牲畜的牛栏、猪栏挨着楼房主体。这时期土砖已经渐渐被淘汰了，除了杂屋还偶尔用用土砖外，楼房主体全部用水泥砖，墙体外面撒上一层密密麻麻的石英颗粒，门窗用杉木或者杂木，漆上红色或绿色的油漆。房顶用的是钢筋水泥做的预制板，每栋房子吊顶都是一件大事，主家在这天一定会请全部的工匠吃一顿饭，叫做“撂板”，房子全部竣工时再请工匠们吃一顿，叫做“打圆场神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父辈们年轻时的美好憧憬到这时已基本实现了。

进入 21 世纪，村子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外面打工，有的还当起了建筑包工头。他们不仅从外面带回了富余的钱，也带回了时兴的生活方式。又一场房屋变革悄悄开始了。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家纷纷盖起了小洋楼、小别墅，房子不仅实用方便，还注重造型美观。房子外墙用上好的瓷砖镶嵌花纹图案，屋顶用的是锃亮的琉璃瓦，四角配上龙凤瓷器，全部用铝合金门窗，重楼叠居，绣阔绿窗，望如金碧。有的人家在门前摆上一对小狮子，在房顶安装了太阳能，用栏杆围出一个小院子，种上各类花草，还有的人家专门修了车库。

为了供我们兄弟读书，我家一直住着原来的房子。我们的平房简直成了村里的老古董，虽然老平房住着也挺舒服的，可是为了赶上大家的步伐，父亲一咬牙也盖了栋 300 平的楼房，全部装饰一新，等着我们哥俩带着配偶回去住新房。

哥哥毕业后去了广东，已经在那边买房了。我留在长沙，也在去年买了个小户型。大家都知道现在买房的工薪阶层大部分是房奴，我们也不例外。每个月都必须往银行跑一趟，仿如一只蜗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艰难地行走——月光光，星光光，不敢请假，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出门旅游，甚至不敢生病，“就这样被房子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房子买在那里，装修还是个大问题，动辄上十万的装修经费想得我整天晕晕沉沉。而我的一些同事，家里甚至买了两三套房供着，装修更是一个比一个豪华讲究。

听说我们都为了房贷发愁，父亲叹口气说：“家里这么好的房子你们也不回来住。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放在那里空着啊？”

想想父亲说得有道理，房屋不在多寡，安居则足够，装修不在奢华，乐业则心安。房屋的装潢再奢恐怕也奢不过紫禁城，可当年的“王谢堂前燕”，还不是照样“飞入寻常百姓家”？子美之茅屋，东坡之雪堂，禹锡之陋室，都因主人的豁达而蓬荜生辉。看来安居的关键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造一个暖屋，滋养自身的修为，不再心为形役。

我在想着等退休了，居于乡野，筑东篱，赏菊花，饮美酒，其喜洋洋者矣。

我的书房

◆梁国清

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是我儿时的梦。

在城市流浪了很久很久，在二十世纪的黄昏，终于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因地势与楼层较高，房子离天较近，我将住房取名“摘星楼”。三间卧房中位置最佳的一间被改造为书房，取名为“双剑书屋”。

书房不大，但书香味很浓。进入书房，右边墙上有一幅长 120 厘米、宽 60 厘米的湘绣，内容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左边是用五个书柜隔断的一面书墙。这几年，书柜里的书逐渐的丰富起来，它的变化就如同一部改革开放的发展史，映衬出新时代的伟大历程。书墙的上面有西汉刘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的名言。我时常告诫自己，宁愿穷身子，也不能穷脑子。不仅要多购书，多藏书，而且要多读书，多读有用和有味的书，让自己有尊严地活着，预防自己浅薄、愚昧、无知。

书房中一张长 180 厘米、宽 90 厘米的大书桌很霸气地占据中央，桌上仅有三件东西：电脑、地球仪与时钟，三件东西给我三种提示。电脑是连接世界的平台，是认识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窗口；地球仪预示着空间，每一个人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爱护地球是每个村民的责任；时钟预示着时间，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生只是一瞬，要珍惜时间、珍爱生命。

书房的前部是一个朝南的阳台，被改造成一个不足 4 平方米的音乐茶座，与书房连为一体，仅有一个小小的茶几和几张凳子。东边墙上挂有诸葛亮《出师表》的竹雕，西边则是一友人赠送的珠穆朗玛峰照片。有诗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里是观花、赏月、乘凉、看月的绝处。坐在阳台上听风听雨，看朝阳东升、夕阳西下，看月上麓山，想想四散天涯的朋友，心里总会充盈种种别样的滋味。

阳台正前方是举世闻名的岳麓山，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安祥地躺着，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一批又一批前来求知的中外学子。山下是风光旖旎的西湖文化公园，湖边是一条名叫龙王港的小河。“龙王港”在历史上被称为“曹塘河”，因洪害不断，时人为祈祷龙王，求保平安，将其取名“龙王港”。有民谣云：“咸家湖上水汪汪，十年湖田九年荒；龙王年年吐黑水，穷人岁岁遭祸殃。”1964 年，当地政府组织乡民治湖改水，改直了河道，兴建了桥梁、涵闸、排渍站，千年水祸终以根除。如今清澈的河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湘江，北下洞庭，注入长江，最终汇集大海。从阳台眺望窗外，观赏的是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和一首绝妙的山水诗，这何尝不是现代都市人的一种奢侈？如能与一位能交心的友人在此观景，品一杯清茶，赏高雅音乐，谈天下大事，又何尝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读书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仿佛能让人拥有两个人生。朱熹曾经这样比喻读书，他说读书就像练丹，先要猛火炸，再用微火慢慢养。在学校系统学习，就像是猛火炸，进入社会后的业余阅读，就像微火养了。我喜欢“微火养”的阅读方式。阅读专业书当然必要，主要是为了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磨斧头，裁缝理针线没有什么区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这一点上，我感受很深。我想，人生不外乎两个追求：追求生活过程的快乐和生命结果的终极价值。所以我读书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在读书过程中感受快乐，二是通过读书，寻找生命的价值。我不奢望自己成为什么“家”。不为文凭，不为职称，不为官位，也不为功名利禄；只是把读书看成是一种享受，一种习惯，一种嗜好，一种自由自在的“玩”。独坐书房，面对满目的书籍，就如同面对无数的大师，如同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使我常常觉得自己渺小和无知。先人的智慧、前人的精神，友人的成就，时时鞭策我要为社会、为医院、为家庭、也为自己做些什么。在晨星微明或落霞满天之时，随手拿过一本书看起来，沉醉其中，心头便生出一种无比清凉愉悦之感，忘却了时间，忘却了身旁的一切，也忘却了自己。翻阅文学书，浮躁的心灵得到慰籍；翻阅哲学书，人生的思路变得清晰；翻阅史学书，历史仿佛触手可摸……。在书中，仿佛我在与文人交谈、哲人探讨、伟人握手，各行业的大师都成为了我的知音。此时的我，好像拥有整个世界，成为了世界最富有的人。金钱可以换来功名利禄和花红酒绿的生活，但买不来这恬淡宁静的读书心境，这真是人生中最惬意快乐的时光。

没有祖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人们观念的深刻转变，没有打破文化封闭和精神禁锢的勇气，我的书架不会这样丰富，我的观念也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让我圆了儿时的梦，让我从一个精神的流浪儿成为了精神富有者，让我从农村走进了长沙这座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名城，融入了中南大学大家庭。在这座充满各种诱惑的城市里，我建筑了自己永恒的心灵大厦，找到了自己不朽的精神家园。

每个人都有两个家：一个安顿身体，一个安顿心灵。自从有了书房，我心不再漂泊。

换了人间

◆孙娟娟

这是我们家第三次搬家了！东西还没整理好，我就忙里偷闲来到阳台。放眼望去，不远处的资江上，西湖大桥如长虹卧波，跨江而过，宛如五线谱，又像是竖琴；两岸，雄伟的防洪大堤及滨江风光带与江水交相辉映；三横三纵的道路四通八达，市场里商贾云集、车流如织，好不热闹；而资江对岸，绿荫掩映下，座座高楼鳞次栉比，耸立云天；通衢大道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一派繁华。这些，无不让人感受到一股灼烫的改革开放的热流，在有着 2500 年历史的古城邵阳的热土上奔涌。 只有资江的河床还在古朴地面对鸟群，和着流水清纯的韵姿，间或，一两支船队经过，渐行渐远，只留下圈圈涟漪，引人遐思……我似乎沉醉其间了。

“姐，你的相册怎么在我这里？”弟弟的话将我的思绪拉回。接过相册，翻看着 20 年来的照片。记忆的闸门瞬时打开，我似乎又回到了昨天……

（一）

1985 年，我 1 岁，爸妈在村里的小学教书。关于那时的记忆是爸妈后来才告诉我的。

我家在资江边上的一个小乡村里，河岸距家门不过 200 米。村里人紧守“靠水吃水”的自然法则，祖祖辈辈都是靠着种田、打鱼、养家畜和整理桔园来养家糊口的。那时，村里满是衰败颓落的老屋旧宅，逼仄幽深的巷道，缀满补丁的门楣，散发霉味的墙垣。交通极其不便，只有一条小路通向临村，而河上惟一的石桥也在 4 里路外。因此，买东西很不方便。只有遇上了赶集的日子，才能买到想买的东西。于是，大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赶集，都得买好近半个月的必需用品。乡亲们通常都用煤油灯，烧从山上拾来的柴。听爸妈说，那时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那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和缝纫机了。那还是他们托同学，费了千辛万苦从上海买来的。

（二）

1990 年，我 6 岁，弟弟出生，爸妈教小学。

渐渐地，皮鞋叩响了古旧的石板路，雨巷里牵出了一串串富有乐感的清音，蓦然间，厚重的文化积淀升浮起审美的意象。当我无意间再次爬上村后的山头，登临纵目，村子无言间的变化让我记忆犹新。双目所及，溪山环抱，汩汩的资江绕村而流，脚下的房子熙熙攘攘，或重檐翘角，或方院斗屋，或古木建成，或红砖白墙，古宅新居的夹杂中隐蕴着苍古的遗风，典雅的意韵，也凸现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文明的序曲。

经过多年的储蓄，1990 年，我家决定翻修房子，于是，在原来老房子的位置上新建了一幢 2 层楼的楼房，还在亚运会之前搬进了新家。又白又滑的墙，全套的新家具，让我兴奋了好久。爸妈都喜欢看体育节目，于是，一致决定再添一台电视机。最高兴的当然是我啦。终于，在亚运会开幕前的某个下午，经过一天的漫长等待，盼来了电视机。当时那种无以言表的激动和手足无措的兴奋，我至今想起来，仍觉得触手可及。1990 年，我的记忆里，永远有那个下午的等待，那台 17 寸的上海牌电视机，那些晚上的电视节目，后来的亚运会，再后来的春节联欢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愈来愈浓，历久弥新！

（三）

时间来到 2000 年，我 16 岁，念高二，弟弟 10 岁。爸爸取得了本科文凭，教了中学；妈妈也正在一边上课，一边上学。

早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邵阳人就开始大量前往深圳、海南、上海打工。看着第一批进城淘金者的衣锦还乡，村里的富余劳动力们也都呆不住了。很快，村里剩下极少的年轻人和老人孩子们留守。同时在变的还有村里的房子和路。翻修后的一幢幢或两层或三层的新房替代了原有的或古木或土砖结构的房子，村子里的那条破马路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被一条更宽更平的水泥路所取代。资江两岸也正上演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传奇。新路通车后，印象中坑坑洼洼的路面不见了；下雨天也不再泥泞难行；路两旁的树让我们不会再在晴天大风刮过时弄得灰头土脸；夏日接连不断的暴雨过后，也不再需要上演水漫门槛，紧急搬家的戏码了；街道两旁的出现了专卖店；为数不多的超市顾客盈门；网吧也应运而生……

我们家的情况也在变：两层的楼房改建成了三层的，客厅也重新装饰过，换了整套新的家具；17 寸的黑白换成了 29 寸的彩电；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点缀着家中的热闹……

（四）

2008 年，我在长沙念大学，弟弟也上大一了，家里就剩下爸妈两个人。

在长沙求学的我每次回家，都惊叹于邵阳的日新月异：高规格的宾馆如雨后春笋，专卖店越来越多；大型超市一个接一个开业；酒吧也遍布街头……

新建成的防洪大堤、江滩公园、龙舟看台和沿江近千米长的邵阳文化长廊一道，成为新的风景线。每到周末，走在防洪大堤绿化带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可以看到牵手而行的老人，正在放风筝的小朋友，依偎而立的情侣，谈天说地的年轻人，一边欣赏风景一边谈生意的商人……不同的脸上浮现的是同样的微笑，那充满幸福和满足的笑容里有着让人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由于江北被设立为开发区，村里的土地被重新规划。根据统一安排，我家和其他邻居一样，开始集体搬迁，住进了新修的居民小区内……

（五）

“姐，快下来去江边拍全家福，爸想拿它做电脑桌面呢！”弟弟的话再次拉回了我的思绪。来到楼下，随着咔嚓一声，我们的笑容被定格，同时，被定格的还有满心的幸福和无限的希望！

30 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邵阳，境内以 320 和 207 国道为主干的交通网四通八达；洛湛铁路和娄邵铁路纵横交错；湘高速和上瑞高速均已通车；邵东成功的经济模式已载入教材；西湖大桥飞架南北；江北防洪大堤及滨江绿化带十里飘香；新建成的火车南站及其前坪的湖南省内最大的广场“魏源广场”受益遍及湘西南……邵阳处处花作岸，山城时时歌如潮！我又何尝不为家乡的点滴变化而自豪呢?!

（六）

我常想：家乡的变化正是上下努力、内外勤奋的结果！那种扎根山区、甘于吃苦的品质，那种“放眼看世界”、“勇为天下先”的精神，在邵阳人身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也为历代邵阳人所诊视。

追寻着历史的足迹，不难发现，从这片神奇的土地走出的代代英豪，都有着这些可贵的精神品质！从晚唐以诗传文、倡本土文化之先声的胡曾到宋代立下赫赫战功的抗金名将杨再兴；从清代著《海国图志》“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到有再造共和之功的蔡锷；从第一个冲进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火烧赵家楼、点燃五四火种的匡互生，到投身工农红军、为革命出生入死、血洒疆场的袁国平；从在文艺史学方面成就卓越的吕振羽到名闻中外的音乐大师贺绿汀……同饮资水的他们有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精神来自于同样的文化积淀。

而如今的邵阳人正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文化积淀，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乡变得更美。我们坚信：一个崭新的邵阳呼之欲出！

邵阳的变化见证着湖南 30 年来的时代变迁，而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又有多少个类似邵阳的故事正在讲述，有多少个城市正在脱胎换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